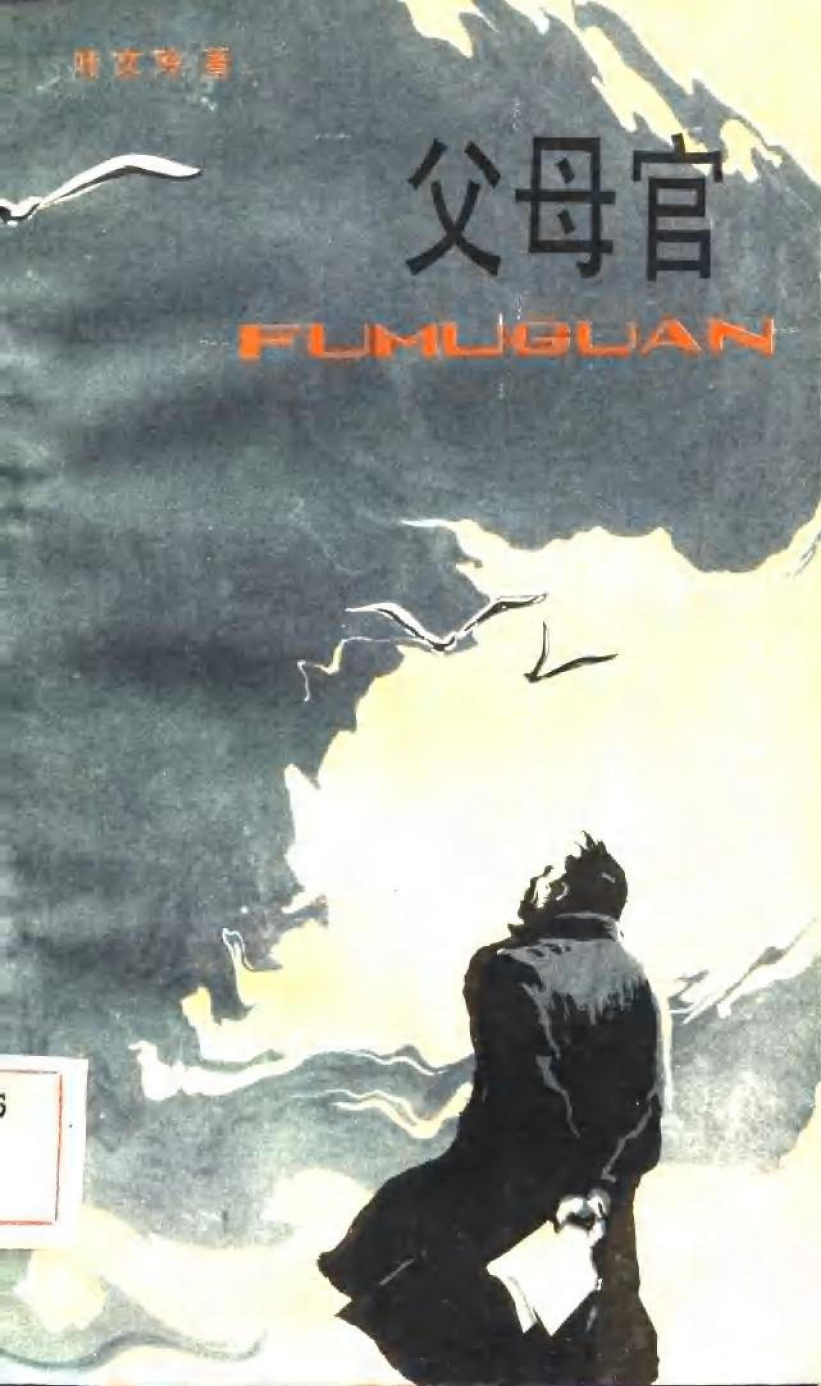


叶文婷 著

父母官

FUMUGUAN



父母官

叶文玲

I247.5
1107

2402/2



群众出版社



099199 一九八三年·北京

父 母 官

叶 文 玲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30千字 插图2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93 定价：0.66元

印数：000001—100000册

内 容 提 要

这是反映某县党政机关内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严酷斗争的中篇佳作。

某县委机关在打倒“四人帮”后仍然阴霾笼罩，怪事迭出：一些在十年动乱中受过难的领导干部，现在倒闹起纠纷了；正在牧区搞救灾工作的县委副书记金戈，被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了回来；拨给牧区救灾用的木料，竟变成了县委干部的高级家具；一个跑江湖耍猴的老头，突然成了县物资局的干部；本来没有必要建立的“草原保护局”即将在几个人操纵下诞生，而局长正是那位耍猴的老头；大公无私，兢兢业业干革命的县委副书记金戈，一夜之间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一系列怪事都和县委一把手庞延龄有关，因此情况就异常复杂了。作品通过感人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展示了一幅令人深思而久久难忘的生活画面。这篇作品在《春风》发表后深受欢迎。



生命的黄昏，信仰是我的太阳

——题记

相邻的几个县城，横山县政府大院，算得上是很有气派的。那雪白的围墙、银灰的铁门，那一排一排的办公室，一座一座的小花坛，是那么高昂、整齐、清爽、悦目，连那一扇扇圆拱形的门和玻璃窗，都显示着一种古老的庄严；而从各个屋子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进来出去的干部们夹着皮包、托着公文的种种神态，又给人一种忙碌而神秘的印象。因此，在小民百姓心目中，这个门前挂了几块大牌子的地方，是个庄严神圣的所在。

可是，在五谷登场的日子里，百姓们就忘了它的“神圣”和“庄严”了，他们肆无忌惮地摊晒收获的谷米豆麦，从县政府的大门外一直摊到院里，这虽然给进出的人和车辆带来了许多不便，但干部们都懂得民以食为天，故也习以为常，从不干涉。因此，在许多人眼里，它又是个随便而又平常的所在。

庄严也好，随便也好，在局外人看来，这个大院虽然日日有人忙忙碌碌，进进出出，总还是有条有理，平平静静的。

可是，平静的水面下，却有暗流汹涌。

• 1 •

两个星期前，凌子坤和宣传干事小陶下乡回来在路亭歇息时，碰到一个算命测字的半瞎子。小陶淘气，朝老凌挤了挤眼，掏了一张毛票，就在那算命先生捧着的木盒里抓了一个纸卷儿。

纸卷儿一展开，是个“理”字。

“唔，理”，算命先生翻着那双青光眼，掐着五个指甲长长的指头，摇头晃脑起来，“理者，王里合成也！里从王家出，王者自有理。王字一拆，二十成王，哎，同志命好，但等二十出头便大富大贵。莫看你现在便鞋布衣，不日定会高薪厚禄，不是万民头上的父母官，便是一生荣华，富贵安乐……”

凌子坤坐得远，还未听个青红皂白，小陶却捂着嘴，差点笑出声来。凌子坤正要摇手阻止，小陶却不理会，管自对算命先生笑道：

“你这位老先生说得好，喏，我再替我这个



5-14-68
Camp

大伯测一个！”话音未落，又抓出一个纸卷儿，却是个“九”。

“哎，哎，是九！数字不单测，唔，今天逢七，古历四月初七，九七六十三……”那算命先生两眼一翻，掐着长指甲喃喃有词地念叨起来，

“……有了，六十三，六十三，敢问同志，你这位大伯是年已花甲六十有三了吧？六十三，鲤鱼跳过滩，……鲤者，鱼化龙前身也。”

凌子坤暗暗一惊。虽然他从不相信、甚至有点恼恨算命测字这种迷信把戏，但今天却也撞了个巧；可不是吗，他今年，不正是六十三岁么？

此时，路亭里又闯进来几个歇息的人，这下，小陶仿佛才想到了某种不便，不等算命先生叨念完，笑哈哈地又把一角毛票朝算命先生怀里一丢，一把扯着老凌，走了。

“六十三，鲤鱼跳过滩。”

这本是句俗谚，凌子坤不知听过多少遍，以往，他好象从未认真思索过这话的含义，这天清晨，失眠了一夜的凌子坤，带着一种苦涩心情，忽然想起了月余前的这桩趣事，就细细品味起来了。

在地县机关中，凌子坤是大家公认的讲话生动，作报告富有感染力的领导干部。下乡与老汉、婆婆们说家常时，他那毫不变腔，绝不走板的当地音调，使人总忘了他是个山东过来的北方佬，更崭的是他有一肚子的民谚俗语，北移南

化，丰富多采，使他的口语更加生动有趣。县文化馆一个爱拿本本记民间谚语的小干事多次惊呼说，光从老凌口中记下的形象化语言，他写部长篇小说也用不完！

夸大不夸大？老凌可从未介意别人对他诸如此类的评价，说话常用民谚俗语。在他是没费什么心思养成的习惯，许多比喻不过是脱口而出。就象这一句：

“六十三，鲤鱼跳过滩。”也算不上是那个算命先生的发明，他自己不也常常在与上年纪的人嘘寒问暖时说过的么？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人到六十三，就算老了，好比是跳河滩的鲤鱼，跳得过去，鱼儿入水，逢凶化吉；跳不过去，鱼困浅水，残喘待毙。六十三，是人的一大关哪！

是的，他今年正好是六十三。那么，他果真老了吗？真成了跳河滩的鲤鱼了吗？

在这以前，凌子坤好象从没认真想过自己的年岁。

往上溯，五十三，四十三，三十三，二十三，一十三。哦，他是从十三岁起才开始保存自己这一生的记忆的。那么，十三岁以前呢？

十三岁以前，他在山东蓬莱县莱山脚下的那个贫瘠的小山村度过了童年。谁要以为蓬莱处处是仙境，那真是上了大当。他们那个山旮旯就十

分荒僻。牛背脊和马脚骨边匆匆掠过的童年，是那样凄凉，记忆中的往事儿和故乡的背景一样黯淡无光；他记得，那龟裂的地块很少散发过泥土的芳香，土坡上的野草小花也常是萎萎的，不成个模样。村中人赖以活命的唯一的一口深井张着黑咕隆咚的大口，吞没了儿时的关于故乡的美好的记忆。十九岁那年，他被家里人匆匆叫回去成亲，在家乡老屋又住了几天，一想起那些情景，就如嚼了一颗酸甜苦辣的黄杏，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凌子坤记得最清晰的，便是十三岁那年到江南后，在H城一个“文茂书院”当童役的生活。

那生活虽只有三四年，但那些美好的往事，却犹如一颗颗金色的光点，始终闪烁在他记忆的屏幕中，而后来，这些光点又汇成了一颗照耀他生活之路的北极星，在他经历流落后，指引他投奔了革命队伍。

这以后便是山林游击队的生涯，戎马倥偬的岁月。那些年月是以年当日的，石板当眠床、野菜当干粮的日子常常过，而身腰精壮的凌子坤，特别能忍饥受寒，那时，他真是吞下生铁也能化的铮铮硬汉。在这以后，除了有一次掩护部队撤退时，左大腿中过两颗枪子儿，在根据地一位大娘家养过三个月的伤，他好象从没生过什么病。

二十三、三十三不消说，四十三、五十三更是正当年，他一直认为自己身强力壮，至于“衰

弱”、“苍老”这些字眼，嘿，那是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和手脚不勤的懒虫们创造的，与凌子坤，八辈子不沾边！

在那场举世闻名的浩劫中，作为多年就任横山县第一把手的他，无例外地不仅触及灵魂，更得触及皮肉。被“文攻武卫”的水火棍敲伤过的腰柱骨，至今还是一遇阴雨天就向他发警报，但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小伤小痛，与真正的衰老、疲惫是不能等同的。

可如今，不，特别是最近这两天，他是怎么了？他显出了从未有过的衰迈，那种老年人才有的恍惚和疲弱之感，时不时地侵袭他，使他大有躺倒的趋势。几年前，在他重新“出山”来到横山县时，他就断然谢绝了为他配备公务员，而他也能自理生活。他在县委食堂买饭，饮食起居，简单已极。下乡时，还是以前那种“打起背包就出发”的作风，儿女回到身边后，家里总算又起了伙，虽然儿子凌飞撒手不管油盐酱醋事，女儿凌霜倒是个勤快姑娘，可是为怕影响她学习工作，凌子坤也不忍这小女儿过分忙碌。得暇时，他总是自己挽起袖子充当一家三口的炊事员。前些年，山东老家的黄大妈，一年总要来他家帮几个月的忙，这位门牙全落的大妈，人极好，脾气却极倔，前年年底在他外出开会时，又让凌飞给气走了，从此再没来过。凌子坤也不好意思再去请她。现在，他多么需要女儿再在身边呵！可

是，凭自己努力闯出去的凌霜，已在远离县城的海角小岛当了小学教师，他怎么能叫女儿丢下工作，好端端地跑回来？

按世俗常情，女儿早晚也是飞出去的鸟，能守留身边的只有儿子，他有儿子，有这个他一向最疼爱的儿子凌飞。凌飞成人了，工作了，结婚了。在这个成长演变的过程中，许多原该告诉他、起码作为尊重父亲也应与之商量的一桩桩大事，凌飞都没好好告诉他，而常常是“先斩后奏”，这在别的父亲感到无法宽宥的事，凌子坤桩桩件件都宽宥了这个儿子，他听其自然，把儿子的一切缺情欠理之处，都作为自己以前对他照顾不周所造成的过失而原谅了他，他只盼望这个三十出头，长得相当飘逸，上唇和下巴颏上有一茬为当今某些姑娘所特别羡慕的短髭的儿子，能够真正“而立”，能够越来越懂事，渐渐地想到自身的缺点，体谅他这个既是领导干部又是父亲的心，可是，谁知道……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多么富有哲理的谚语呵！古训也好，俗语谚语也好，都不是凭空编造的，这是多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忧患得失的验证哪！凌子坤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应”了这些古话；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辛苦劳碌一生临近晚年的时候，在他已经开始微驼的背上重击一下的，不是别人，却是这个他最疼最亲爱的儿子！

事情很简单：两天前，缉私艇抓获的那条走私船，和凌飞有密切关系。

现在，县公安局正在着手调查，也许就因为凌飞是他的儿子，他们才特地来向他汇报。

凌子坤一向自持力很强，可是，在听到消息的一刹那，他的脸色大概变得异乎寻常，以至和他一同听情况的副书记董一宛和方炎，都不禁一齐向汇报的人使了个眼色；在董一宛坚持要扶他到隔壁房中稍事休息后，来人才用稍稍压低了的声音，对方炎继续谈了下去……

事情也不简单：尽管刑法刚刚颁布，关于一般的走私和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如何处置，虽然还没有定出个准星，而这个走私集团到底干了哪些非法活动，也没有完全查清，但从扭获的两个走私犯的招供里，凌飞毫无疑问是这个走私集团的重要分子，他的重要，并不在他参与时间的短长，获利的大小，而在于他的与众不同的身份，为这个走私集团大开了方便之门。

凌飞本人的身份微不足道：从前，他是一个高中学生，一个下乡三年又飘荡三年的“知青”。现在呢，是县委机关的一个小车司机，拿凌飞自己常挂嘴边的油调话来说，是“一月拿四百八十毛半的车老板！”

是的，凌飞本人的身份无足道，招人惹眼的，就在于他是县委第一书记凌子坤的儿子，地委统战部长的女婿。

女儿凌霜早就对哥哥的行为十分不满，起先，凌子坤对女儿的怨声连连，并不是没有认真听取，只是因为值得他思虑的事情太多了，而他又一向奉行“天高任鸟飞”的宗旨，业已成家已到“而立”之年的儿子，难道还应是自己卵翼下的小雏吗？殊不料，原来他寄以厚望的儿子竟变了，飞快的时间车轮也追不上他变坏的速度，这个不自爱、不自重，一步步滑向泥淖的儿子，靠了父亲的毛羽装饰自己，却做出了使自己的父亲在全县人民面前难以抬头的坏事！

凌飞，他的不成器的儿子，真象老百姓说的成了“扫帚星”，把他凌子坤在横山县多少年来的功德建树，一下扫了个人仰马翻！

如果这一切早点发生，或者迟一步发生，对他来说，也许情绪上会稍稍缓和一些，可是，生活偏偏不为人们考虑周全，相反，它倒爱玩个捉弄人的恶作剧，常常将大祸大福一起降临在同一个人身上。不是吗，就在他刚刚婉辞了上级调他去省农委就任的动议时，就在他下了决心，通过进一步学习准则，好好整顿县委机关干部的风气时，儿子的劣迹，却象一盆污水，迎头泼来。

不言而喻，省委上调他的这个动议，意味着一种越级荣升。毫无疑问，这是组织上对他这几年卓有成效的工作的一种褒奖，也是近两年象他这种年事渐高的干部绝无仅有的一种幸遇。这个动议，早在两年前就被省委组织部门提出来了，

只是由于他不愿离开基层的执着，才拖延至今。凌子坤感激组织的信任，从内心来说，他不舍得离开横山县，不舍得离开这个几乎度过了他半生岁月的山头海角。四年前，当他“出山”时，就曾对大家宣称要“骨埋横山”，虽是一句戏言，却表明了他的心迹。岁月易逝，四年的时光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一瞬间，他自认这几年取得的成绩尚属芥豆之微，但他毕竟是费了心血，作了努力的，如果不苛求，他很可以告慰平生，也不致愧对江东父老的。可是，谁知道，就在这时候，儿子凌飞的劣迹，就象横里飞出一杠子，朝他劈头盖脸地猛击过来！

每想至此，就象反扫荡遭遇日寇时，一下被逼向山谷危崖的那回一样，凌子坤只觉得五内如焚，那股怒火中烧却又一筹莫展的逼迫，燎灼得他心似油煎。

那一回，虽是危急，但为了不被鬼子抓获，为了保全身上的重要情报，面对万丈深谷，他就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而大难不死的他，居然被崖上的松枝藤条绊住而化险为夷了。

现在呢？他又强烈地感到了这股如煎的逼迫，一股从脊梁掠过的森人寒气，一股从脚底沁出的透心澈骨的凉，但此刻他还能不能“跳”呢？

现在，他无法跳。他不是没有了纵身起跳的勇气，而是不能判断这种牺牲的价值和意义，他

神思恍惚，疑虑重重，一边又觉得这种触景生情式的联想，是由于自己的思维系统出了毛病，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紊乱和紧张。

一阵又一阵的衰迈之感时时袭来，一阵又一阵的无可言喻的酸痛不时涌上心头，在夜不成寐、焦躁不宁中，唯有这个意识最强烈也最清醒：自己是老了，老了……

是老了，瞧这因失眠而肿胀的眼皮，眼窝下那最能显现岁数的眼泡袋，下垂得这般厉害，那本来是英武而浓黑的两道剑眉，现在窜出了几根长长的灰白眉毛；宽阔而方正的前额上，本来只有几道浅浅的抬头纹，这几日也突然如刀子划过一般，不用“抬”就粗粗地横在了额上。

他老了！老了，是老了，这遍身的酸痛乏力之感；这晨暮起身就寝前的异常困倦，这一睁眼时再不能象以前一样一跃而起而还想懒一懒迟一迟的欲望，不都在传递和显示着他业已衰老的信息么？

他真的老了吗？这感觉，这信息，以前有么？也许有，但他未曾察知，现在，他突然体会到了，真真切切地感觉出来了。他明白，这一切变化，不是由于别的，全是因为儿子的出事！这是最明显不过的“分界线”，这精神上突如其来的一击，如当头一棒，脚底抽石，使他象失去了重心似的头晕目眩。

人可以受尽皮肉之苦，却经不得精神上的重

创哪！

凌子坤终于明白过来：这使他恍惚失态的感觉，与其说是不可避免的年迈，更不如说是精神上突遭强击后的颓丧。

历史有时象个调皮的导演，喜欢任意摆布人的命运，而且常常在佯作拉开喜剧的帷幕时，却演出一出悲剧。

凌子坤绝对不相信因果报应。可是，当他把眼前的深深的痛苦与几十年前的往事联系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深深的怅惘和强烈的内疚。哦，难道这个苦果，是四十五年前便注定了要结的么？

荒僻的山村，暗红的烛泪，红绸披挂的花轿，白纸糊扎的丧车……是梦吗？不、不是。四十五年前，这出悲喜剧不是就在一场唐突的婚姻中开始了么？

四十五年前，离端午节还有几日光景，一位大汗淋漓的同乡表叔，在H城街头一把扳住了凌子坤的肩膀，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表侄子，你叫我找得好苦！快跟我回去，你爹不行了……”

凌子坤不由大吃一惊，满面羞惭：他已多年未曾回家了。三年前，凌子坤谋生任差的书院突然遭封，那为人极好，学问渊博，从不把他当仆役的教馆老先生许朗泉和他的女儿许怡，突然一